

真挚情怀

文 / 周亚娟

在母亲的土地上

近年来,随着母亲年岁的增长,周末回家,成了我的日常惯例。似乎只有回到有母亲的老家,陪她说说话、做做饭、干些家务,心里才能踏实,光阴才不算虚度,下一周的工作和生活才能全身心地投入。

昨天又是周日,一大早就我买了些水果、豆角和面条,准备中午回家给母亲做顿豆角蒸面。母亲少时娘家在州河北的坡塬上,家里姊妹众多日子苦焦,吃多了红薯、玉米和杂粮,特别羡慕州河南岸商山脚下稻田百顷的人家,能吃上雪白的大米饭。机缘巧合,长大后母亲嫁到了商山脚下素有“小江南”美称的商山村。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间,母亲用血汗经营着她的稻田,收获的大米除满足自家吃以外,大量拉到集市卖了补贴家用。而母亲一天三顿饭吃米饭就酸菜都行,从来咽不下一口臊子面、混面片的“习惯”,成了村人皆知的秘密。但大家不知道的是,母亲除了米饭还有一口最爱,那就是豆角蒸面。母亲说:米饭和豆角蒸面,吃起来爽快得劲。这是母亲的性情。尽管她今年已是82岁的年纪。

像往日一样,走在回家的河堤路上,脚步总会变得异常轻盈,心潮总会像丹江一样汹涌起伏。这是我的老家,是我生长的地方,是已逝去的父亲和姐姐生活过的土地,是母亲、哥哥还有我,尚在生活着的土地。这里滋生过我们太多太多的故事,像眼前这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,根扎在这里,呼吸在这里。

推开院门,我喊了一声“妈——”,随着脆生生的一声“哎——我娃回来了。”母亲像一阵风,从堂屋迎了出来。

问吃问喝,说不完的话。我洗了鲜艳欲滴的樱桃、草莓端给母亲,她口里呢喃着“仙物”,推说自己吃不了酸甜,尝了一颗后就不停地往我手里递,催促我趁新鲜吃。等我要择买来的豆角时,母亲拉着我的手说:“走,我带你到地里看看。”

母亲说的地,不是我家的,是村人栽植着果树的土地边角,两片共有1分多地。母亲征得主家同意,又掏了20块钱,请村里的哑巴仓娃把长满荒草的1分多地深挖了一遍。她在靠北的那片栽上了豆角秧,此刻秧苗正在架上攀爬呢!靠南的那片栽着茄子苗和辣苗,辣苗欢快地开着白花,茄子苗刚栽上两三天,母亲用纸壳给它们打着遮阳伞。我心疼母亲腰腿病严重,埋怨她不该又开疆拓土给自己找活,母亲却说:“咱门外菜园子种的菜确实够吃,可这地荒着可惜,这儿离咱院子只有二百多米远,经营起来也方便。你看栽了这么多豆,以后你不要再给我买了。”原来母亲让我来地里看,就是不让我再花钱给她买菜。母亲这辈子,种的菜怕是早超过几万斤了。多年来每次回家,母亲都给我和嫂子、侄女、侄儿各家各户准备好大袋小袋的菜,春夏秋冬,从未间断。

我想起了上周末回家的情景。那天我一大早回来,母亲的院门就上了锁。正着急纳闷,哑巴仓娃路过,他手脚并用地给我比

划,母亲挑着水担提着锄头到村西头地里去了。循着他指划的方向,我在一片核桃树地边,找到正在挥锄挖地的母亲,她见我到来,欢喜地喊着我的名字,手里的锄头擦得更欢了。我吊着脸数说母亲,这样辛苦是为啥?母亲说:“这是咱家最早那片自留地,前几年全栽了核桃树,树长得铺天盖地,可就是不结核桃。我把挨路边这一绺子阳光能照到的地挖了,捆点葱、种些青菜。”我知道挡不住母亲,就与她一起,又说又笑劳作起来。

上上个周末我回家,母亲给我说起村后坡地里的事情。她说坡地早不是我小时候东一片油菜西一片麦子,左一片红薯右一片玉米的坡地了。这几年满山满岭都是核桃树,树把地罩得严严实实的,偶尔上坡去感觉阴森森的可怕。最近有关部门组织人锯断原来的核桃树,嫁接红仁核桃,村人一趟趟地上坡扛锯下的树木,坡上就热闹起来了。我说想要上坡去看看,母亲找了双布鞋让我换上,还执意要给我当“向导。”我拗不过她的倔强和好强,只好与她挽手同行。在光滑、陡峭的山路上,母亲还像我小时候一样,前后左右竭力护我周全,路遇的乡亲开玩笑说:“这娘儿俩,到底是谁在搀扶谁,谁在照顾谁呀?”母亲一生在泥土里摸爬滚打,既便是82岁的老太太,走起山路仍然气息平和、腿脚利索,让我深感欣慰和自豪。母亲交代我,不要告诉哥哥她上坡地的事,怕他因为担心而生气怪罪。

这就是我的母亲,一生深爱着她的儿女

和土地的母亲。做为女儿,我也深爱着我的母亲和这片土地。记得七八年前有一次大年初三的中午,全家人都在院里喝茶聊天晒太阳,我悄悄独自一人上了后坡。窑场、盖盖子、金线吊葫芦、大平台、圆领头、燕麦岭……从坡跟到坡顶再到后山,那天我走遍小时候常去的庄稼地,和挖野菜、打猪草、拾柴禾、采山药的地方,三个多小时的跋涉,竟然感觉不到一点累。坐在山顶,回望村庄前的土地,叶台子、南渠、北渠、中渠,十八亩地、中坪,这些以姓氏、水渠方位、亩数、地势等命名的田野,养活了村庄里祖祖辈辈的人们,也给当地国家粮仓做过巨大贡献。如今村里的楼房都种到田地里了,那常年水流荡漾的几条灌溉渠早没了踪影,仅剩的土地不是栽着不结果的果树,就是荒芜萧条长满野草,那如诗如画,盛产粮食蔬菜也盛产幸福快乐田野再也找不到了……我至今佩服那天穿着厚厚棉衣和半高跟皮鞋的我,何以不惧山路坎坷荆棘遍道?不惧山野寂荒无人迹?是热爱,是深入骨髓、深入血脉的热爱,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和力量。

其实我和母亲,都是这片土地的女儿。只是我们的母亲,这片深情且美丽的土地,此刻虽然还能听到“算算算割”急促的鸣叫,却再也看不到一望无际,泛着太阳光芒的麦田了。而母亲割麦用过的镰刀,扬场用过的木铰,还挂在厦屋的檐下,像一声声询问和叹息,在岁月深处黯然老去。

(作者供职于丹凤公路段)

岁月笔记本

710500

文 / 许晨冰

710500,是蓝田县文姬路的邮政编码。若非翻看旧物,这串数字突然冒出来,我时间很难想起来它代表什么,即便它念起来有些顺口。

初中时,父母为了给我更好的教育,将我从蓝田转到灞桥的一所航天子弟学校,12岁的我开启了住校模式。但也正因为学校水平高,生源优秀,加上一水儿的航天子弟,我这个曾经的佼佼者瞬间湮没在人群中——当其他同学已经能用英语念简单的小故事时,从1到10拎出来一个数字,我还要从头到尾背一遍才知道怎么念;当同学们熟练地打开电脑用QQ聊天时,我敲一个字都要在键盘上找半天;当他们对国外的漫画书高谈阔论时,我只能在一旁默默听着,尽量降低存在感。

而这其中有一位姓杨的女同学,虽然与我同样来自蓝田,但区别是她在县城长大,身上有着与航天子弟同样的落落大方。她可以毫不忸怩地把用拼音标注音标的英语课本摊在桌上,也可以非常自然地跟我吐槽后半周生活费不够用,要吃便宜的饭菜。对于青春期敏感的我而言,这些特质都是我所羡慕却学不来的,而作为同乡,她也成为了我与其他同学之间沟通的桥梁,更是我萌芽的青春期里暖暖的春风。

一年半后,在我的强烈要求下,父母终于同意将我转回本地的初中,巧合的是,那个学期,她也转回了县里的初中——蓝田县文姬中学,在办理转校手续时,我们相约要给彼此写信,并留了通讯地址。

于是,当初二的第二个学期开学后,我隔三差五就要去一趟学校的收发室,那种在一堆信件中找到写着自己名字那封的惊喜,那种小心翼翼拆开,猜测她用了什么信纸,写的什么内容,有没有小卡片的期待,无法用言语描述。我们在信中讨论新同学、对比学习进度、八卦明星、分享流行的小说和音乐,讨论她的710500和我的710523中间到底间隔多远,她还跟我解释了她们学校名字的含义,从她的信件中,我第一次了解了东汉才女蔡文姬的故事。

随着初三学业的逐渐繁重,信件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,直到最后,不知道是谁失了约,没有回信,维持了一年多的联系就此断了。及至后来,大学期间校园网兴起,我在那个传说中的神奇网站中一次次搜索杨同学的名字,在成千上百个同名同姓里一遍遍辨别,都没有找到她。

而今,机缘巧合,我到了蓝田县工作,文姬中学就在几公里外,我曾多次路过那所学校,也曾到其隔壁的蔡文姬纪念馆参观,一边看上面的文字一边回忆她跟我讲的故事,猜测这么多年她是否还曾到过这里,是否能忆起她曾经将蔡文姬的故事科普给一个同学,是否还记得710500这组快要被现代通讯工具淘汰的数字?

(作者供职于蓝田公路段)



飞扬少年

摄影 / 宋世钧



(作者供职于渭南市公路局故市机械化养护应急中心)

纪念《陕西交通报》创刊三十周年

征文启事

三十而立,风华正茂。三十荣光,与君同行。2023年1月,《陕西交通报》将迎来创刊三十周年。如同一棵树的生长,从最早的《陕西公路报》到更名为《陕西交通报》,从四开四版到对开四版,从旬报、周报到周二刊,历经栉风沐雨,它已然枝繁叶茂,遍布全省交通行业,深入广大交通人的心中。值此创刊三十周年之际,《陕西交通报》特推出“我与《陕西交通报》”有奖征文活动。无论您是在《陕西交通报》工作过,还是曾经被《陕西交通报》影响过,或者是与《陕西交通报》结下过特殊的情缘,我们都期待您来回忆,期待您讲述那些难忘的故事。

一、征文对象

《陕西交通报》曾经和现在的作者、读者、编者,以及关注、喜爱《陕西交通报》的社会各界人士。

二、征文要求

- 1.有故事、有人物、有情节,言之有物,具有史料价值,谢绝华而不实的赞誉。文章如有配图,请附图片说明。
- 2.作品体裁不限,须为首发、原创,字数不超过2000字。
- 3.征文题目:文章标题请作者自拟。
- 4.征文时间:即日起至2022年12月底。
- 5.来稿请在稿件末页注明作者姓名、单位、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,并在电子邮件上注明“我与《陕西交通报》”主题征文字样。

三、奖项设置

针对此次征文来稿,将评选出一等奖3名,二等奖10名,三等奖15名,优秀奖若干。在《陕西交通报》及“大秦交通”公众号开辟专栏,择优刊登,并结集成册。

来稿请发送至:sjb4b@vip.163.com

联系人:向晖

联系电话:029-88869291

陕西交通报社
2022年6月6日



主题征文

感谢有你——《陕西交通报》

文 / 李婷

班和被评为“十佳道班”的偏班道班。养路工人们穿着橘红色的标志服,依旧忙碌地在清扫路面、清理水沟。那天回去晚了,走出道班大门时,一名养路工刚刚从路上回来,黝黑的脸庞上写满疲惫,一道道灰尘布满脸颊,我甚至没能看清他是不是我熟悉的哪一个养路工。夕阳的余晖落在他身上,拉下长长的影子。那一刻的形象在我眼里,那样的高大、挺拔。我心里想着,这就是我们的养路工,公路的守护神,他们干着最平凡的工作,却永远是那么乐观,那么积极向上。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一定要把他的形象描绘出来,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养路工。这就有了后来发表在《陕西公路》报上的我的第一首小诗《落日》。

那首诗写好后,我找出一本方格稿纸,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准备把它投寄给《陕西公路》报。那时办公条件简陋,文字基本全是手写,那种淡绿的方格稿纸,每页上都印着横竖多少字的规格。我看着它,想着绿色是最饱含希望的颜色,希望我在这些绿色的方格纸上写下的文字,能够被编辑所喜欢、采用。我的字写得并不好,但我却是用心地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抄写,有潦草不满意的就撕了重写。浪费了好多张纸,才把那首并不算长的诗歌抄写完毕。我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,去邮局端端正正地写好早已摘抄下来的地址,仔细地贴好邮票,看着它投到绿色的邮筒里,才满怀希望的哼着歌去了。

又到了邮递员送信的日子,我一眼从众多邮件中找出《陕西公路》报来,小心地撕开了口,拿出报纸,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开来,先是在四版找自己的稿件。果然,在报纸的一角,看到了我的那首小诗《落日》,我的心情激动又兴奋。再次读着它,仿佛又看到了那天的养路工在落日下高大

的身影。我在心里想着,这就是我们的公路人,看似不起眼的公路人,但就是他们,让世间的路不再坎坷难行,让人们沟通的脚步不再遥远。而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去热爱这份父亲干了一辈子,付出了太多心血的事业呢?

从此,我热爱上了这份工作,也热爱着这份公路人自己的宣传阵地——《陕西公路》报。工作之余,我常常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记录下来,一遍遍修改,待自己觉得满意后,投稿给它。有时候,很快就刊登了,也有的时候,如泥牛入海,再无痕迹。发表了,我很开心,没刊登时,我也不会气馁,只是多多阅读别人的文章,多学习别人的长处,让自己在文字的天地中更快地成长。

早春的宜君,依然天寒地冻,下雪也是常有的事,但我却感觉它不再如当初那般冰凉寒冷。尤其是每每和同事们围坐在炉火旁,一起看最新出版的《陕西公路》报,或者我看看,给他们讲述着,欢声笑语不时响起。我看看窗外雪花飘飞,那样纯净剔透,而屋内永远是一团温暖、一片祥和。我知道,《陕西公路》报虽小,却仿佛打开一扇门,让我们认识世界的瞳孔更加的闪亮、更加开阔,让我更加了解自己从事的事业,了解更多和父亲一样的公路人,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,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让我们行驶的道路更加宽广,让人与人、与世界的距离不再遥远。也因为它,让我热爱上了宜君这个“宜君”“宜民”的小小山城,热爱上了父亲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公路事业。

1996年,《陕西公路》报更名为《陕西交通报》,版面扩大了一倍,稿件内容也更加丰富。每到报纸该来的日子,我怀着急盼的心情,站在办公楼上眺望着院子,期待着穿着绿色工作服的邮递员的到来。等到拿到报纸,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。因为忤



图 / 常芳霞

揣着小小的隐秘的期待,日子有了盼头就如行云流水般飞逝而过。

时至今日,我早已成为《陕西交通报》最忠实的读者和通讯员。如今它已经创刊30年了,而我与它结缘算起来也已经28个年头了。翻看它颁发给我的那厚厚的一沓优秀通讯员、优秀稿件的荣誉证书,我很庆幸,在我青春最迷茫的时候,这份我们行业的报纸、它的编辑和许多的通讯员给我的鼓励和帮助,让我多年来无论在公路行业从事什么工作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,把每一件最细小工作做得认真,做到最好。

感谢有你——《陕西交通报》,也真心祝愿你越办越好,三十而立,正有康庄大道等着你向着前方迈进。

(作者供职于《陕西公路》杂志编辑部)